

WARRIORS

# 貓戰士

三力量

◎ 部曲之 IV

天蝕遮月  
Eclipse

艾琳·杭特 (Erin Hunter) 著  
鐘岸真 譯



晨星出版



## 序章

### 木

林在耀眼的陽光下閃爍著，樹叢下有獵物在窸窣竄動。岑樹下有一隻公貓在伸展四肢，灑落枝頭的陽光斜照在他的肚皮上。

突然一隻玳瑁貓從灌木叢衝出來，與他擦身。公貓翻滾起身叫著：「老鼠嗎？」

「就快要抓到了！」玳瑁貓回答。她跳進一片羊齒叢，消失在綠葉間，只見她尾端的白點在身後搖動著。在羊齒叢的另一邊，林地開始往下坡走，通往一塊草地。一隻暗灰色的母貓正在那裡嚙著她尾巴底部的蟲子。她低聲怒吼著揪出那隻肥蟲子，然後停下來望向上坡羊齒叢的騷動。

「抓到你了！」一陣勝利的喵叫聲響起，那隻玳瑁貓叼著一隻老鼠從樹叢裡跳出來。她對著灰色的母貓眨一眨眼，「嗨！黃牙！」

「早啊，斑葉，」黃牙回答，「今天真是打獵的好日子。」

「在這裡天天都是打獵的好日子。」斑葉

的頭輕輕甩了一下，把老鼠拋給黃牙。

黃牙聞聞這新鮮野味，然後鬍鬚抽動了一下。她用腳掌摩擦寬大扁平的臉，一隻跳蚤正從她的鼻尖倉皇逃走。「我以為這裡的狩獵場沒有跳蚤！」

「牠們可能是被妳帶過來的。」斑葉眯眼看著黃牙糾結的皮毛。「妳要到什麼時候才學會打理自己？」她傾身向前開始舔著黃牙肩膀上最大的毛結。

「當妳不再需要這樣照顧每一隻貓的時候。」黃牙咕噥著。

有聲音從上坡傳來，「我真無法想像會有這樣的事情。」

斑葉向上望去，一隻白色公貓朝他們走來。「白風暴，藍星和你在一起嗎？」她說。

「她剛剛還在。」

「我現在也還在啊！」藍星跟在白風暴之後，從樹林裡衝出來。「如果沒有被高星耽擱的話，我早就追上你了。」

「他要做什麼？」斑葉問。

「還不是那樣，焦躁不安。」藍星看著黃牙被跳蚤咬的鼻子，撇著嘴，「真可憐，」她同情地說，「我還以為這裡不會有跳蚤。」斑葉輕聲地喵喵著，尾巴尖端輕觸著黃牙的肩膀。

「高星？」黃牙起身，用肩膀把斑葉頂開。藍星解釋著，「他在擔心那些孩子。」

黃牙的尾巴抽動了一下，「冬青掌、獅掌和松鴉掌？」

「還會有誰呢？」藍星嘆了一口氣，「那個預言就像是他毛皮下的蟲子一樣。」

「但是他們的訓練情況不錯，」斑葉指出，「他們終究是能找出屬於自己的路的。」

「沒錯，」黃牙盯著腳掌平靜地說，「但是他們還有那麼多事情不知道。」

「他們還很年輕。」藍星警告道。

黃牙抬頭看，「那並不表示我們就必須欺騙他們。」

「如果他們什麼都知道了，妳覺得對他們會有幫助嗎？」藍星質問著。

黃牙的肩膀一陣僵硬，「生命一旦開始有欺瞞就會一直籠罩在陰影底下。」

藍星坐了下來。「他們不能知道真相，我們這樣做是有原因的——我們都同意的，黃牙。」

為了貓族我們必須做對的事。」

黃牙的頭側向一邊，「這是個謊言，怎麼會是對的呢？」

「一開始跟他們說謊的並不是我們。」白風暴提醒她。

「但是我們一直隱瞞事實，」黃牙爭辯著，「我還是覺得他們的生命中有太多祕密。」

「他們知道那個預言了。」斑葉說著。

黃牙踱步，「那個預言！我還真希望他們從來都不知道，從來都沒聽過。有時候我想，或許他們沒被賦予任何力量還比較好。」

斑葉用尾巴輕拂過黃牙的身體，「妳知道這點是我們無法掌控的，」她安撫她，「我們只能希望他們能善用自己的力量，為雷族著想。」

「只為雷族著想？」白風暴若有所思，「若他們力量這麼強大，不是該幫助全貓族嗎？」黃牙眯眼看著雷族老副族長，沒說一句話。

「有時我們應該同意我們有不同意見，」白風暴平和地說，「最重要的是這些孩子尊敬並

且聽從戰士祖靈的話。」

「對，」斑葉同意。「我們要先確定他們有把我們的話當一回事。」

白風暴的耳朵被一片草搔得抽動了一下，「再怎麼聰明的貓也得聽聽老一輩的話，我們必須盡可能地引導他們。」

「說的比做的容易。」黃牙咕噥著。這時，一隻蝴蝶飛過頭頂，逆著微風顫抖前進。斑葉眼睛一閃，突然撐起後腿，前掌在頭頂拍合，蝴蝶向上翩翩離去。

「哎呀！真倒楣！」斑葉前腳落地，她發現藍星正要離開。「妳要走了嗎？」

藍星回頭看了黃牙一眼，「如果我留下來，我們會爭論不休的。」

黃牙的尾巴尖端彈了一下，「所以妳還是認為我們應該對他們保守祕密？」

「我了解你的恐懼，」藍星喃喃自語，「但這個祕密還是只有我們知道比較安全。」

黃牙看著她離去的背影，「冥頑不靈。」她低聲怒吼著。

「藍星相信自己是对的，」白風暴告訴她，「妳從前信任過她，還記得嗎？」他向黃牙和斑葉點頭致意，然後跟著藍星走出草地。

「妳呢？」黃牙盯著斑葉，「妳也同意要保守祕密？」

「事實是力量非常強大的武器，」斑葉回答，「我們必須要小心。」

「這等於沒回答！」黃牙氣著說。斑葉探索著黃牙焦慮的目光，「妳為什麼這麼擔心？」

黃牙脊椎的毛波動著，「我不知道，只是感覺事情不太對勁。有一股連星族也抵擋不了的黑暗勢力正在逼近。當它來臨時，我們將無法保護四族，甚至連自己也無力自保。」

## 第一章



冬  
青掌蹲伏著，肚皮貼在大岩石上。太陽逐漸沒入遠方的山頭，一陣冷風從山上吹來，弄亂了她的毛。從這裡望去，可以看見一片草原伸展向樹林，樹林的另一邊就是湖泊家園。

雖然樹林枝葉茂盛，但是綠意已逐漸褪去，空氣中多了霉味。落葉季要來了，她想。

她等不及要趕快回家，感覺上他們好像已經跟部落貓在一起好幾個月了。至少他們已經安全下山，從這裡開始腳掌下的地面比較柔軟，狩獵也比較容易，已經回到熟悉的領域，不再是峻石、急水和矮樹。

她回頭看，棘爪和松鼠飛正低聲和暴毛與溪兒講話，褐皮和鴉羽也在他們旁邊。他們在道別嗎？

冬青掌仍然很訝異暴毛和溪兒會留下來。昨晚在瀑布洞穴裡的送別會上，暴毛宣布他和溪兒會陪送族貓夥伴到山麓為止。松鴉掌還理

解地點點頭，好像他早就知道他們倆不會再回到雷族。但是冬青掌只能猜想，為什麼可以住在湖邊的貓會選擇待在山上。溪兒對山上的感覺一定就像我對家的感覺一樣，而暴毛對溪兒的愛，足以讓他伴隨她到任何地方。

突然間，棕色身影一閃而過，一隻老鷹在草原上空盤旋。一隻受驚嚇的兔子正在狂奔，揚起一陣塵土。老鷹靈巧地收起羽翼，倏地攻擊，把兔子的身體翻倒後，用利爪將牠壓制在地。能那樣地快速飛翔！冬青掌非常羨慕老鷹。她閉上眼，想像自己在草原上飛翔，腳掌幾乎都沒有碰到地面，身體輕如空氣，動作比任何獵物都還快……

「我真希望能趕快上路。」獅掌不耐煩的聲音打斷了她的異想。他走上那塊大岩石，站在她身邊，隨著她的視線望過去，看到老鷹正在享用他捕獲的獵物。「我也希望我的肚子裡能有些東西。」他說。

「你有沒有想過，如果我們能飛會怎麼樣？」冬青掌喃喃自語。

獅掌轉頭盯著她看，好像她瘋了一樣。

「我的意思是，」她急著想解釋，「松鴉掌說我們擁有來自星族的力量。」

這句話大聲講出來還是有點怪。「我們不太了解那是什麼意思，我只是在想如果——」

「飛行貓！」獅掌嘲笑著說：「什麼跟什麼？」

冬青掌尷尬得耳朵發熱，「你真沒想像力，」她忿忿地說，「我們擁有比其他貓更強大的力量，而你卻不當一回事！我們為什麼不能飛，或者是做其他我們想做的事？不要再笑了！」

「我沒有笑妳，」獅掌用尾巴輕輕彈一下冬青掌，「我只是覺得如果我們有翅膀的話，那看起來很蠢！」

挫折感在冬青掌的胸口翻騰，她繞著弟弟怒視著說：「你根本沒有嚴肅地看待這件事情！我們應該要仔細想想，到底這個預言是什麼意思！」

獅掌眨眨眼，倒退了一步。「實際一點吧！妳知道松鴉掌有他的預知能力，那很好，但是我們必須活在現實世界裡！」

「現實世界算什麼，現在我們擁有來自星族的力量？我們什麼都能做！想想看我們可以幫族貓做多少事！」

獅掌皺著眉頭，「預言並沒有提到任何有關幫助族貓的事啊！只有提到我們三個而已。」冬青掌看著他，「但是戰士守則說我們必須第一優先保衛族貓。」

獅掌的目光移向遠方的山巒，「如果我們比星族的力量還要強大的話，我們還要受限於戰士守則嗎？」他大聲地說出疑惑。

「你怎麼可以這樣說？」冬青掌斥責他，但是一股不祥的預感讓她的背脊顫抖著。如果這預言意味著他們不受戰士守則的約束，那她怎麼知道什麼是對的？如果在面臨自身的生死存亡和族貓的利益相衝突時，她又怎麼知道該如何抉擇呢？

松鴉掌縱身跳過來，與冬青掌擦身而過，「你們兩個可以再講大聲一點？」他嘶吼著，「我想他們有些還沒聽到你們的聲音。」他那雙藍色的眼睛燃起熊熊的怒火，即使瞎眼仍然能夠傳達他的感受。

冬青掌趕緊轉身環顧四周，還好戰士們還沉浸在他們的對話當中。「根本沒有誰在注意我。」「她要他放心。」

「並不是每一隻貓的聽覺都和你一樣好。」獅掌也附和著。

「我只是要提醒你們小心一點，好嗎？」松鴉掌說，「我們必須守住這個祕密。」

「我們知道。」獅掌向他保證道。

「事實上，我並不覺得你們知道，」松鴉掌說。「如果讓其他貓知道我們與生俱來就有比星族更強大的力量，你們知道他們會有什麼反應嗎？」

獅掌看了一眼松鼠飛和棘爪，「他們絕對不會相信的。」

「我自己也幾乎無法相信。」冬青掌承認道。

「他們終究會相信！」松鴉掌的聲音冷冷的，「但是我覺得他們不會喜歡的。」

「為什麼呢？」冬青掌感到非常驚訝，她從來沒想過族貓會怎麼看待這件事。他們應該很高興吧？她是可以運用這種力量來幫助他們的！

獅掌似乎和她的看法相同，「他們難道不希望我們成為最好的戰士嗎？」

「這並不是一則成為好戰士的預言！」松鴉掌警告著，他的爪子磨蹭著岩石表面，沮喪地說，「這是一則關於擁有比星族更強大力量的預言，你不覺得他們會覺得有點可怕嗎？」

「但是我們又不會做什麼壞事，」冬青掌堅持說，「這是上天給予我們整個貓族的恩賜，不只是我們自己的。」松鴉掌認為他們該如何看待他們的力量？

「噓！」松鴉掌的噓聲打斷她的話，這時松鼠飛正朝著他們飛奔過來。

她在岩石邊緣停下腳步，「你們到底在吵什麼？」

「冬青掌和獅掌在爭吵著誰才是最好的戰士。」松鴉掌從容地說著。

冬青掌想要開口反駁，然後又壓抑了下來。她討厭說謊，但是她又不能把他們的祕密在這裡張揚出來。

「你們不應該站在這裡聊天，」松鼠飛告訴他們。「棘爪剛才叫你們去捕些獵物，他要讓暴毛和溪兒帶些獵物回部落。」

他們剛剛忙著爭吵，根本沒聽見這個指示。

「你們不應該讓我們講兩次。」松鼠飛責難著。

冬青掌低下頭說：「對不起。」

松鼠飛用尾巴指向山坡旁的樹林，「到那邊試試看，動作要快！」那片矮樹林的影子投射在山邊拉得長長的，太陽就快要下山了。

獅掌舔舔嘴唇，「那裡應該會有很多獵物。」

「絕對足夠大夥吃飽的，」松鼠飛同意。她轉向松鴉掌，「你來看一下褐皮的腳掌好嗎？她的一隻腳掌踩到尖銳的石頭擦傷了。」

下山的這一路上都是尖銳的石頭，大家的腳掌應該多少都有些擦傷。

冬青掌猜想松鼠飛是故意找事讓松鴉掌覺得自己有用，因為他不能狩獵。她緊繃著神經，知道松鴉掌是那樣的敏感。但這一次他只是點點頭跟著松鼠飛走向戰士們，甚至連母親彎身舔著他耳後的一塊髒污，也一點都不生氣。

那個姿勢讓冬青掌的心扎了一下。在松鼠飛的眼裡他們還是小貓咪。如果他們還是的話，那事情就比較容易了，小貓咪用不著去擔心擁有比戰士祖靈更強大的力量。但是現在情況不同了，她告訴自己。她焦慮地轉身，難道有一天連松鼠飛也會懼怕自己的孩子嗎？

「妳怎麼了？」獅掌問。

冬青掌舔著肩膀上豎起的毛髮，「沒事。」她朝著樹林點點頭說，「走吧，去打獵！」

她走到大岩石的前端，讓腳掌滑向邊緣，岩石和底下的草地有一段落差，柔軟的草地似乎能讓她舒服地著陸。她縱身一躍，突然一團毛球和腳掌把她撞飛到一旁。誰攻擊我？她喘著氣，翻身站起來準備防衛攻擊。

「妳幹嘛擋我的路？」

風掌！

風族見習生在她身邊甩動皮毛，「我差一點抓到那隻老鼠！」

「對不——」她才一開口要道歉，就馬上打住。為什麼這團蠢毛球走路不看路？「我想我們應該在那邊狩獵才對！」她用尾巴指向那片樹林。

「要在哪邊狩獵，我自己決定！」風掌回嗆道。他抬頭看一眼獅掌，他還在大岩石的邊緣向下望。「至少我在打獵，而不是坐在那裡跟夥伴聊天。」

「就算你的夥伴有來，也不會想要坐下來跟你聊天的！」冬青掌反駁他，但她立刻感到一陣罪惡感。就算風掌跟他父親一樣壞脾氣，而且更自以為了不起，她也開始為他感到難過。鴉羽這麼鄙視自己的孩子，讓風掌有時在族貓裡像是一隻獨行貓。

獅掌縱身跳下，走到她身邊問：「妳還好吧？」

「她好得很！」風掌哼了一聲，「如果她趕快去狩獵，不要阻擋我的去路就更好。我們趕快抓到獵物，就可以越快回家。」

風掌一開始就很明顯不想上山，而鴉羽也表現得好像並不高興有他同行。他似乎對風掌做的每一件事都不以為然；不像棘爪，他在讚美冬青掌的時候，讓她覺得自己好像是雷族最棒的戰士。她看著這可憐的風族見習生，心中湧現著憐憫之情。「我們很快就會回到湖邊的。」她溫柔地喵喵著。

風掌瞪著她，「我們幹嘛還要替部落抓獵物？為什麼他們不自己狩獵？」

那股憐憫之情一下子煙消雲散。冬青掌不知道是不是該提醒風掌，這些日子以來的爭戰已經讓部落貓筋疲力盡，而那群入侵者迫使他們在山中劃定界線，獵物也因此變得非常少。但是既然他毫不知情，她也不想白費唇舌，讓他自己去想明白吧。她現在想做的就是趕快回家，填飽肚子，和夥伴們在自己的窩裡睡個香甜的覺。她看了獅掌一眼，他會修理風掌嗎？但是獅掌只是滾動眼珠子看著風族見習生，「去抓隻兔子吧。」他踱步走向草地的另一邊。

風掌撇撇嘴，「雷族貓就這麼自以為了不起。」他冷笑一聲並朝下坡走去。

冬青掌緊追著她的弟弟，她跟上前時他正低聲嘀咕著。

「我真希望能讓那毛球永遠閉嘴！」

**他是開玩笑的嗎？**冬青掌側身看看獅掌眼裡是不是閃著他慣有的幽默，但只見他雙眼微閉皺著眉頭。她跳到他面前擋住去路，「你不是認真的，對吧？」

獅掌彈了一下尾巴，「當然不是，」他煩躁地說：「我只是累了。」

「但是你覺得什麼是『星族的力量』？」冬青掌繼續說：「是我們要誰做什麼他就得做什麼的力量嗎？」

獅掌聳聳肩迴避她的目光，「或許吧，我還沒有真正想過這個問題。」

「你應該要思考清楚！」

獅掌繞著她踱步了一會兒，然後說，「我希望我能比任何一隻貓都還要強，能打贏所有的戰役。」他停頓了一下，「那妳呢？」

「我希望我能知道別的貓不知道的事。」

「像什麼？」他閃著調皮的眼神，「知道怎麼跟兩腳獸交談？」

「別傻了！」冬青掌的爪子焦躁得發癢，「我的意思是說能了解——」她試著要找恰當的解釋，「每一件事。」終於說出口。

獅掌親暱地推推她的肩膀，「就這樣？」

冬青掌把他推開，「你知道我的意思。」

獅掌再度開口時他們已經走到樹林，「或許我們對這股力量的感受各不相同，」他大膽地說，「松鴉掌可以看透心思，不是嗎？」他直視冬青掌的眼睛，「他知道妳在想什麼，對吧？」

冬青掌點點頭。

「葉池就沒辦法，」獅掌繼續說，「沒有任何巫醫能像他一樣，松鴉掌也已經可以預測其

他族所要面臨的麻煩。這就是他的力量——能看見其他貓無法看見的事。」

「所以他是我們之中最不盲目的。」冬青掌喃喃自語，她想起松鴉掌也說過同樣的話，不由得毛髮直豎。

樹林邊緣的枝葉茂盛，她停下來讓獅掌領路，「你感覺到什麼了嗎？」她問著正用鼻尖在矮樹叢間開路的獅掌。

獅掌突然轉身面向她，讓她嚇了一跳。他的眼中閃著奇特的光芒，「妳還記得在這趟旅程剛開始的時候，我們站在山脊上眺望湖面嗎？然後妳去捕捉獵物、休息，但是我並不餓。」他眨眨眼，「當我看著這片領土時，我開始覺得……嗯，有點奇怪。」

冬青掌靠向前去，「奇怪？哪裡奇怪？」

「我覺得我好像無所不能！」她的弟弟眼睛炯炯有神，「就算跑到地平線最遠的那一端也不會累，不管和什麼敵人作戰都會贏，面對任何戰役都不會怕。」

冬青掌不安地踱步、後退。獅掌突然讓她感覺不太舒服：他挺起肩膀讓自己看起來更強悍；他眺望著遠方好像可以看到最遙遠的地方，即使只有自己也可以駁倒所有敵人。她回想起獅掌幫部落打仗的情景；他蹣跚的從戰場上走出來，身上沾滿血跡——都不是他自己的血——當時仍處於備戰狀態的他，好像可以一直戰到全部的貓都倒下為止。

他眼中的烈火讓冬青掌打了個寒顫。

她怎麼會怕自己的弟弟呢？



## 第二章

松鴉掌用鼻子觸碰褐皮的腳底。那肉掌又熱又腫，「腫起來了，」他說，「皮膚擦傷但是沒有流血，妳應該早就知道了。」他依稀聽見冬青掌和獅掌的喵叫聲，他們開始去尋找獵物了，難道還在談論預言的事嗎？

褐皮把她的腳掌從他鼻尖底下抽回來，「我知道我沒舔到血，但是我不確定是不是有石頭刺到裡面去了。」她舔著腳掌，「從山上下來之後，我的肉掌就變得很硬，我已經搞不清楚是繭還是傷口了。」

「沒有石頭刺到裡面，」松鴉掌肯定地說。他朝著附近岩石上的潺潺流水聲點頭示意，「那溪水聽起來並不深，站到溪裡去，冰涼的水有助於消腫。」

他跟在她後頭，聽到水花濺起的聲音就知道她已跳進水裡。

她倒抽了一口氣，「好冰啊！」

「很好，」松鴉掌說，「這樣能很快消

腫。」他豎起耳朵，冬青掌和獅掌的聲音逐漸消失。他終於把長久以來埋藏在心中的祕密告訴他們。坦白的感覺就像走在一個未知的領域，字字句句都踏著不確定的腳步。獅掌接受這件事，好像困擾他已久的事終於有了答案。冬青掌的反應則令他感到挫折：她似乎只想到要怎麼運用他們的力量幫助雷族，而且一直在戰士守則的問題上鑽牛角尖。難道她不了解這預言的意義更為重大？他們被賦予的力量已經遠遠超越一般貓所設的限制。

褐皮的喵喵聲打斷了他的思緒，「這水真的好冰。」

「這是山上流下來的水。」

「我感覺得出來，」褐皮緊急地喵喵著，「我的腳掌已經麻掉了！」

「好，那就出來吧。」

她鬆了一口氣爬上岸，在松鴉掌的身邊抖掉腳上的水，冰涼的水珠甩在他的毛皮上。

松鴉掌打了個寒顫然後避開；山上吹來的風和冰涼的水混在一起並不好受。「妳的腳掌還痛嗎？」

「一點也不會，」褐皮回答後又停頓了一下，「事實上，我的腳都沒有感覺了。」

松鼠飛走向他們，「好點了嗎？」

「我想有吧！」褐皮喵喵著。

松鴉掌感覺到母親的舌頭舔著他的耳朵，「你還好吧？小傢伙！」

他皺眉躲開，「我怎麼會不好呢？」

「覺得累是正常的，」松鼠飛坐下來，「這趟旅程真的很辛苦。」

「我還好。」松鴉掌很快地回話。他的母親尾巴抽動、摩擦粗糙的岩石。他等著她繼續下評論，她會說這趟旅程對他來講更辛苦，畢竟他的眼睛看不見；還會說他做得多好，能夠適應這麼不熟悉的環境等等之類鼠腦袋的話。

「自從戰爭結束後你們三個就變得很安靜。」她說。

她擔心的是我們三個！松鴉掌的怒氣消退了。他想讓母親放心，卻又不能告訴她這個占據他們心思的大秘密。「我想我們只是想回家了。」他說。

「我們全都一樣。」松鼠飛把她的下巴靠在松鴉掌的頭上，松鴉掌也靠向母親，突然感覺又回到小貓咪一樣，對她帶來的溫暖充滿感激。

「他們回來了！」

聽到褐皮的叫聲，松鼠飛起身。

松鴉掌聞到了冬青掌和獅掌的氣味。又聽到爪子爬過岩石的聲音，知道風掌也到了。狩獵隊已經回來了。

「來看看他們抓到了什麼！」褐皮很快地迎向這些見習生。

松鴉掌已經知道他們抓到什麼。他肚子咕嚕咕嚕地跟在她後頭，那令貓垂涎的松鼠、兔子和鴿子的氣味撲鼻而來，真希望那不是要送給部落的。

鴉羽和棘爪已經聚集在新鮮的獵物堆旁，暴毛和溪兒退縮著好像不好意思接受禮物。

「這隻肥兔子可以餵飽很多張嘴。」松鼠飛稱讚著。

「風掌，抓得好！」褐皮也發出稱許的呼嚕聲。

松鴉掌等著風族見習生神氣活現的樣子，但卻發現他充滿焦慮。他正期待著父親的讚美。

「這隻鴿子不錯！」鴉羽對獅掌說。

風掌懊惱地僵在那裡。

「看看我抓的松鼠！」冬青掌也插話，「你看過這麼肥美多汁的嗎？」

「過來看看！」褐皮對暴毛和溪兒喊著。

這兩位戰士走了過去。

「真是感激不盡。」暴毛正式地說。

「我代表部落謝謝你們。」溪兒生硬緊張地喵喵著。

松鴉掌了解他們的不自在。接受這些獵物，就等於承認他們的弱點。現在山上有兩個貓群要共用狩獵場，獵物就變得非常稀少。然而松鴉掌可以感覺到暴毛深深地引以為傲。在他內心有一股核心力量，那是松鴉掌從未在他身上感受到的一種決心，好像他生來就屬於峭壁和深谷而不是湖邊。他真的相信這就是他的命運。現在部落就是暴毛的貓族。他生在雷族，成長於河族，而現在似乎終於找到真正的家。

傍晚冷冽的風吹來，松鴉掌顫抖著。

一陣嚎叫從遠處山坡傳來。

溪兒毛髮豎起，「狼！」

「我們會把獵物安全帶回家，」暴毛向她保證，「狼的身手笨拙，跟不上我們的。」

「但是在抵達山路之前還有一片曠野，」棘爪催促著，「你們該走了。」

「我們全都該回家了，」鴉羽提議，「獵物的氣味會把所有獵食者都吸引過來。」松鴉掌警覺到微風中的陌生氣味。這是他第一次聞到狼的氣味，他想起兩腳獸農場附近的狗，但這味道多了一股狗身上沒有的原始血腥氣味。還好味道很淡，「牠們還在很遠的地方。」他喃喃自語。

「但是他們跑得很快。」溪兒警告著，她叼起地上的兔子。

「我們會想念你們的。」松鼠飛的喵聲中帶著濃濃的離愁。

溪兒又把兔子放下，發出呼嚕聲與松鼠飛摩擦身側。「謝謝你們對我們這麼好。」

「雷族十分感激你們的忠誠和勇氣。」棘爪說。

「我們會再碰面的，不是嗎？」冬青掌滿心期待地說。

松鴉掌懷疑他會不會再回到山上來。他會再和殺無盡部落碰面嗎？

他曾經跟著尖石巫師到他的夢裡，讓部落的巫醫祖先帶領他到一個山谷，那裡的星族貓羅列環繞波光粼粼的池水。他一起起他們對他說的話就全身發抖。你來了啊！他們在等他，而且他們早就知道那個預言。松鴉掌又一次地感到疑惑，這個預言到底是從哪來的，殺無盡部落和他的祖靈又有什麼關聯呢？

「沒有時間再道別了！」鴉羽不耐煩地喵喵著。

「保重了，小傢伙！」溪兒和松鴉掌摩擦臉頰後再和冬青掌說再見。

暴毛舔舔他的耳朵，「照顧你的哥哥和姊姊。」他低聲地說。

「再見了，暴毛！」松鴉掌的喉嚨一緊，「再見了，溪兒！」他記得溪兒曾經多次地安慰

他、鼓勵他。她似乎非常能夠了解與眾不同的感覺。暴毛也從來沒有想要特別保護他，而是對和其他見習生一樣，給予同樣的溫暖和嚴厲的指導。他會想念他們的。

獅掌走上前去，「再見了，暴毛！讓那些入侵著看看部族貓的厲害。」

「再見了，獅掌！」暴毛接著說，「要記住就算我們的經歷改變了我們，我們還是要繼續走下去。」

一股溫情充滿在這對戰士和見習生之間，松鴉掌驚訝地發現他的哥哥和暴毛之間有種特殊的連結，這是他從前沒有察覺的。當他們開始走下坡時，暴毛也叼起獵物和他的伴侶走上山，松鴉掌還入神地站著不動。

「別再蘑菇了！」鴉羽用鼻子頂著松鴉掌，要引導他往一處平坦的石坡走向草地。

松鴉掌怒髮直豎，「我不需要幫助！」

「隨便你，」鴉羽嘶叫著，「落後了可別怪我。」他往前一躍，腳掌嘩嘩地踩地離去。

**想想如果有這樣尖酸刻薄的父親是什麼感覺，真慶幸我不是風掌！**

「松鴉掌，快一點！」獅掌叫著。

松鴉掌嗅著空氣，在沒有遮蔽的山坡上，很容易分辨每一隻貓的位置。棘爪在最前面帶路，風掌緊跟在後，鴉羽這時也趕上褐皮，兩貓分別走在隊伍最外兩側。松鼠飛獨自走著，冬青掌和獅掌跟在最後。

松鴉掌追上他們，腳掌下的草皮平坦又柔軟。「把他們留在那裡很奇怪。」他喘氣說。「這是他們的選擇。」鴉羽直接指出。

「你覺得我們會再見到他們或者是部落貓嗎？」褐皮問。

「我才不想呢，」鴉羽回答，「我這輩子都不想再回到山上來了。」

「他們或許會來湖邊看我們。」冬青掌說。

一陣嚎叫聲在他們身後遠方的峭壁詭異地迴響著。

「他們得先安全的回到家才行。」獅掌低聲地說。

「他們會的，」棘爪肯定地說，「他們和其他的部落貓一樣熟悉他們的領土。」

松鴉掌走在獅掌和冬青掌身邊，聞到前方森林的霉味。不久，他腳底下的地面由草地轉變為落葉，四周的樹木擋住了吹掠他皮毛的強風。冬青掌好像已經聞到湖的氣味，匆匆趕到前面。而松鴉掌一時之間希望他仍然還在空曠的山麓，至少那裡的氣味和聲音都不會被樹林遮掩，也沒有矮樹叢會絆倒他。他覺得這片樹林對他來說，比從前更分辨不出方位了。

「小心！」獅掌的警告聲太遲了，松鴉掌的腳已經被歧出的荊棘纏住。

「真倒霉！」他掙扎著要站起來，但是越掙扎纏得越緊。

「站著不要動！」冬青掌跑回頭幫忙，松鴉掌站在那兒不動，嚙下他的挫折感，任憑獅掌把纏繞在他腳上的藤蔓解開，然後再讓冬青掌慢慢地引導他離開那多刺的灌木叢。

「笨荊棘！」松鴉掌抬起下巴向前走，儘量掩飾住他對這地形的不確定感。

冬青掌和獅掌安靜地走在松鴉掌的兩側。冬青掌用頰鬚輕輕地碰他，引導他繞過一團蕁麻；遇到傾倒的樹幹時，獅掌則用尾巴輕輕彈著警告他要停下來，等著他的引導越過樹幹。

當松鴉掌爬過崩塌的樹幹時，他不由得懷疑：這預言真的是給一隻瞎眼的貓嗎？